

北港溪評論 8

阮心中的一條溪流



楊子潤（楊孟煌）

出生：民國四十二年七月二日

學歷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畢

現職：省立北港高中教師

四百年前，我們的祖先選擇這裡當他們異鄉的泊淀處；一望無際的嘉南平原，想必是荒煙一片。蓊鬱的樟木林、鮮油的綠草，或有鹿羣在北港溪邊喝水；遠方聳立著綿互的山脈，彷彿一座座守護的巨靈正低頭俯視著所有的子民。時間的河潺潺流走，我們的祖先把異鄉變家鄉，在北港溪畔建立他們——以及他們的子孫的家園。溪流出海口的瀉湖區，停泊著一張張等待季候風開往大陸或南洋的桅帆；溪流上佈滿著攘熙來往的舢舨，在溪的兩岸穿梭。他們開墾土地、成立郊行、建築屋舍；也在這裡繁衍他們的後代……他們的心中，新故鄉有一條河流過永恆——

（樟湖山標高 859 公尺，三角點則落寞地倒頽在一片茶園中。早上十時，我們踏上這兒，俯瞰北港溪源頭的幾條支流。標高一千餘公尺的大尖山佇立在右後方，右前方是雲林、嘉義和南投交界的山區，大甲溪強越山谷，闖過狹隘的河谷小平原。樟湖國小在樟湖山腳下。天色湛藍、林木蒼翠，如切割過的溪岸有淺淺的白浪和土黃色溪岸；在天末雲氣氤氳處，大甲溪和濁水溪交會，如一條沈睡的蛟龍橫躺在地平線的遠端。左前方團圍的樟湖山餘脈下，有三條小溪流或隱或現，或乾脆裸露袒枯瘠的河床。宗嶽拿出五千分之一的地圖攤放在地上尋找我們的立足點；同行的友人或低頭閱讀、或與天空中的蒼鷹對峙，或遠眺搜尋那北港溪的源頭……）

北港溪流經北港大橋下，寬闊的河床上長滿了翻飛的蘆草，大大的夕陽高掛在天垂，溪水在火車鐵橋那端轉了個大彎，穿過北港、南港，並迤邐過船頭埔轉向西南的水林；北港溪就這麼緊緊地環抱著北港的東南、南邊和西南方位。小時候印象中的北港溪數十年來似乎沒什麼變化；仍然靜靜地流過時間，靜靜地流過我們的心中。放學後和小朋友去溪邊的河床偷蕃薯、玩水、摘取苧麻桿當寶劍是我們回憶中最大的娛樂；有時候我們也學釣魚，手握釣桿在溪邊等待，充滿希望也往往獲得了希望。「我們都是喝……北港溪的水長大的喲！」確實如此，八、九十年來，自來水廠的大

水塔仍然紮實地站在溪邊，只不過現在的北港溪已不堪汲取飲用了——

（我們在公路旁小徑上停了車。「這裡是北港溪最大支流尖山坑溪溯源的人口」！宗嶽五、六年來一直在尋找北港溪各支流源頭的真貌。首先我們穿越一座果園，陡峭的斜坡、稀疏的果樹上，剛結著如豆般大小濃綠的柳丁；接著又穿過一小片竹林，右側是雜草茂密的北港溪河岸，偶而可發現一、二顆剛冒出來的桂竹筍。十五分鐘後，我們沿著斜坡下降到河床。河床上儘是大如拳頭般的卵石，水量並不大，迂迴在卵石、雜草叢中。我們涉水過岸，以手杖撥開一人多高的芒草前進。「這裡原有一座水塘，你們在照片中看過的！大概是上個月下雨，大量的溪水挾帶泥石把水塘快填滿了！」看著那半方水塘，不禁讓我想起照片中那帶映著藍天、白雲和綠樹嫻靜而雅的身影了。突然在草叢下，我們發現了五、六個農藥空袋子，大伙趕緊過來一探究竟；而隨行公共電視的錄影記者也架起了攝影機——唉！連這麼荒僻的山區，竟也躲不過農藥的侵襲……）

北港溪流出山區後，帶著褐黃惡臭的髒水一路嗚咽向斗六的石榴一帶。原本在石坑華山山區內已遭受金紙工廠、山上養雞、養豬場廢水污染的北港溪，那堪這一帶諸多工廠二度的蹂躪？工業用廢水使得水中重金屬的含量遠超出一般的標準；而這支流旁皮革工廠的吐出黝黑的油污，更是令人膽顫心驚！北港溪已病懨懨地流向虎尾一帶。站在虎尾溪橋上，遠眺溪岸兩端，土灰色的溪床上一帶白茫茫盤踞在兩岸，從攝影機調近的鏡頭中，原來那是幾萬隻，不，是幾十萬、上百萬隻的鴨子！肆無忌憚地在私開的水域中悠遊漫步或浮水！兩個趕鴨人家似乎不懷好意地把眼光投向我們這裡！逃離了虎尾進入土庫的邊界，離界的那岸堆滿了幾層樓高的垃圾，彷彿是巨大的惡靈已經宣告佔領北港溪的肉體；而這岸屠宰的陰溝中，似油漆般凝滯的廢水不斷冒出惡臭的氣泡，一大堆擾人的蚊蠅正歡喜地揮舞著他們的翅膀——

（ 我們在北港溪的源頭裡尋找生命的訊息！跳躍過溪床中的卵石，原本已不甚寬敞的溪岸逐漸向河床擠攏了過來；橫生在岸邊的雜木林，不時拍打著我們的手、我們的臉和我們略帶憂傷的心情。同伴中世冠一腳踩進小水塘，把下半身都弄濕了，宗嶽涉水而行，邊走邊解說新生代地形的脆弱致使溪流容易改道的原因；我則專心在源頭中尋找生命的消息！經過一片片插入天際的泥岸層山崖，河床上的卵石已被一大片、一整片的泥岩取代，泥岩層中不時滲出清淺的水珠，我們屏息躡腳穿越這片猙獰的狹谷，深怕惹怒了鎮守山谷的神靈！溪水十分潔淨，深只及踝；疊石間落差處，水深亦不及膝；突然，在卵石縫中閃過一道身影，我奮力扳開石頭，一隻溪蟹以憤怒的雙螯夾緊我的手指被提了上來，剎那間，沈悶而疲憊的心情頓時開朗了起來，大伙圍觀著這活生生的溪蟹，攝影記者也將北港溪源頭生命的跡象記錄了下來。河床越來越窄、水流越來越深；礫岩岸大約只二、三米寬，水深卻已過腰；而岸邊的雜木伸張雙臂遮擋了午後的天空。前面似乎已經沒有去路了！一根頹倒摻和著樹根的巨木橫躺在山谷中；而崩落的亂石中只見溪水如盆般傾瀉而下…… 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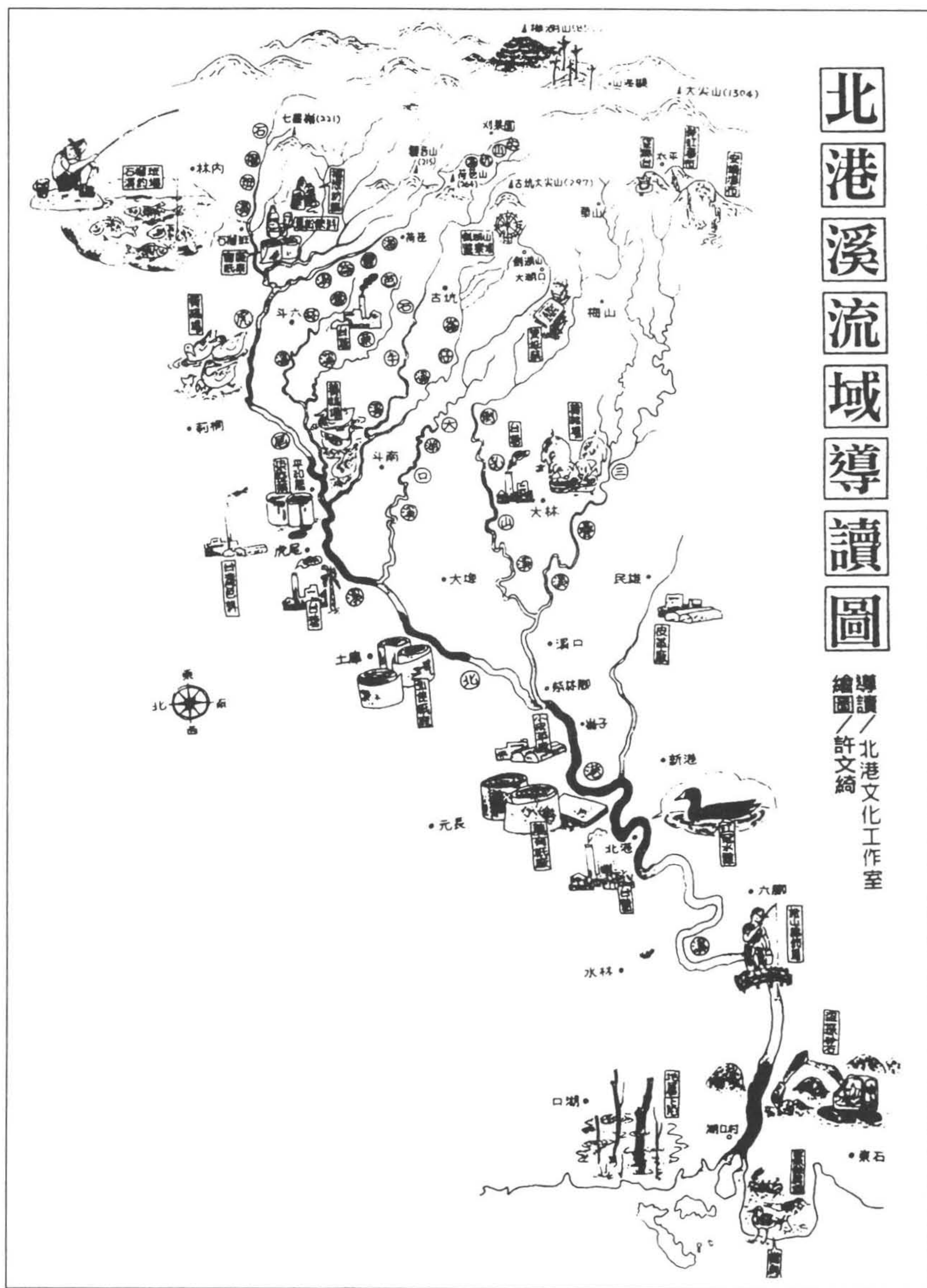
北港溪仍然環抱著我的故鄉向西南流去。山區的造紙廢水、支流的皮革工廠、上游的工業污水和中游的垃圾場、養鴨場再加上流經各大鄉鎮的家庭廢水，北港溪流到北港鎮已沒有生機了！河堤不斷加高，人與溪流越來越疏離，北港大橋下游的造紙廢水、溪沙的盜採更加寬了故鄉人與北港溪的隔閡；也危害到大橋橋墩的安全！人們心中曾幾何時還有這條溪流存在的空間？北港溪彎過西南又迴流向西，經過水林、口湖。沿途散落田間的豬舍，不時經由田溝排放豬屎、豬尿；北港溪已全然沒有知覺了！宛如一條長滿膿瘡、散發惡臭的蛇屍，屍水淌向死寂的大海。口湖隔著北港溪出海口與嘉義縣東石鄉的鰲鼓濕地遙遙相對；雲林縣內，這邊是日益塌陷的陸地；嘉義縣境的鰲鼓濕地，聽說亦將開發為工業區，夾在陸沈與即將

到來的工業魍魎，北港溪最後深嘆了一口氣，任由潮汐將溪流西分五裂，而後吞噬；只剩下黯淡的夕陽低吟哀慟的輓歌——

（清理崩塌的亂石、雜草也攀越過頹倒的巨木，大伙兒腰部以下幾乎全濕了；臉上、手臂上也沾滿了污泥；狹谷也站得更陡峭了！之後，涉過連串的水潭，以斷裂的林木做獨木橋，或強渡落差一人多高的水柱；山谷中只剩原生樹蛙的叫聲和我們逐漸沈重的呼吸聲！沿途有三、兩座小流瀑，順著沖刷過的山坳直瀉谷底，水簾紛紛、細如絲、如縷；而後化爲精靈，寄身在茸綠的蒼苔和岩壁上的小草葉尖！狹谷窄到雙臂伸開可以碰及，水勢卻是明顯越來，脈動強烈、澄淨而沁涼；回首遙望來時路，狹谷插天，由近而遠一路暗綠、濃綠、翠綠、淡綠了過去；上接澄明的藍天，遠方則是迷濛白茫的山嵐，黑白分明、層次交疊，這時才發現北港溪的源頭還是如此清麗、如此俊逸而且洋溢鮮活的生命力！經過近三個小時的路程，我們艱苦地攀過一座亂石斜坡後，一條約四十公尺高的瀑布垂掛在空谷中。同行的兩位女士突然生龍活虎地搶登空谷，好似一路來的疲憊都已被轟隆的水聲洗滌盡了；阿懋趕忙空出水壺，接一壺天上奔來之水嚷著要回去烹茶；有人望著瀑布發呆、有人汲水洗去塵土；我則坐在亂石堆上聆聽北港溪源頭生命最初的脈搏……）

※原文刊載「北港溪」雜誌第四期，八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。

※附「北港河流域導覽圖」（請見下頁）



北港溪流流域導讀圖

繪圖/許文綺
導讀/北港文化工作室

北港溪流流域導覽圖